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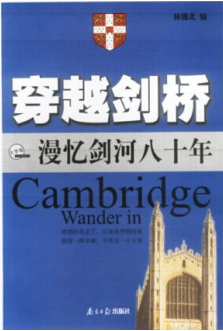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枕边书·曹惠民

看剑桥，写剑桥

英国剑桥大学本与我没一点干系，从未踏足过，更非母校，却因年近40的大侄女（已是北京某985大学的教授）还要到剑桥留学，就读了两本写剑桥的书（萧乾《负笈剑桥》、金耀基《剑桥与海德堡》），还买了马伯英的《剑桥的凝思》、刘兵的《剑桥流水》、谢金玄的《跟徐志摩去流浪》、曾剑秋《相约剑桥》、刘永主编的《剑桥人的智慧》等几本书，并且还写起了剑桥，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最终她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剑桥文学博士。

这本《穿越剑桥——漫忆剑桥八十年》（林湘北编），是2003年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大学堂系列之一，收录了很多中外名人书写剑桥的文章，除了徐志摩、萧乾等作家之外，还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、中科院院士邹承鲁、做过台湾经济部长的李国鼎、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所长陆建德、世界冠军邓亚萍等，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剑桥学子。

我是此书35位作者中并没有到过剑桥的两位作者之一（另一位来自



台湾）。书中收录的拙作《独语剑桥——20世纪中国学人怎样书写剑桥》，是此书出版前两年我发表在剑桥大学刊物《剑桥风》上的。拙文简要论析了从萧乾、陈之藩到金耀基、马伯英、童元方（她曾与我见过一面）五位华人学者作家的剑桥书写，也算我是对剑桥的一种解读。

认识剑桥，从徐氏康桥开始，很自然地会觅诗剑桥，不仅看到富有浪漫风韵的雾里剑桥、康河柔波、导师的烟斗、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灯光，还有李约瑟鲁桂珍的爱情、霍金的故事、李光耀与女朋友的轶事、葛剑雄眼里大咖用餐的“高桌”……更会思考，为什么剑桥能出牛顿、达尔文、罗素、拜伦、弥尔顿这样世界顶级的众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？对于察理明善的剑桥精神，剑桥汉学产生的历史基础便也会产生一份新的认知，于是就有了我的剑桥书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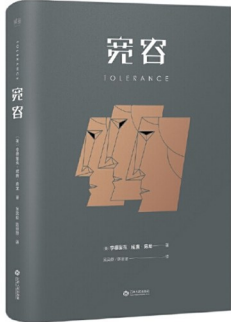
曹惠民，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

我的枕边书·刘军

房龙如是说

作为基督教研究专家，美国的房龙写了诸多社科经典图书，《宽容》就是其中的一本。这本书面世于1925年，不久之后就被翻译到国内，首版序言为郁达夫所写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《宽容》既是一本畅销书，一本入门级的社科经典图书，也是一本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好书。能够同时具备上面所言三要素的图书，可谓寥若晨星。更难得的是，这本书可以面向中西各个层次的读者。初读者，可以了解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习俗和故事；精深者，则可以从思考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路线图，并对全球化之下的国家、民族、宗教、地方、族群、党派等因素之间的合作与分野拥有清晰的认识。

人因为无知而恐惧，因为恐惧而不宽容，房龙如是说。在追求宽容的历史上，出现了无数的为宽容而战的人，他们的共同点是，怀疑伴随在他们的信仰左右，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但他们绝对不会抱有确信不疑的信念。伊拉斯莫启迪人比改变制度更重要；拉伯雷通过对人物漫画式的描写为宽容事



业打出重拳；索兹尼不主张排斥、剥夺和压抑任何人的宗教信仰；蒙田倡导相对自由，伏尔泰对异见权利的捍卫，等等。《宽容》在帮助读者理解文明史的艰难行进上裨益甚多，宽容作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，以寸进的方式前行，其间夹杂着野蛮民族的征服、对异教徒的杀戮、对反对声音的清洗，等等，直到十八世纪，经过启蒙思想家的推举，方成为文明的共识，也成为现代性的主体内容。今天，我们在各种媒介各种场合上听闻的现代性一词，其核心地标就是宽容的品格。而现代性自身又是很脆弱的，包括人们对宽容的共识。在社会结构性撕裂与不同阶层间缺乏互信的今天，宽容的精神依然如枝头上第一朵迎春花，那么地颤栗，又那么地微弱。“宽容就像自由一样。没有人能光靠祈求，就能得到它，如果不永远小心、警惕，没人能保有它。”房龙如是说。（《宽容》，房龙 著，新翠微 译，三联书店 1985年9月第一版）

刘军，文学博士，批评家，供职于河南大学文学院

我的枕边书·丁旭

好凭风月结来缘

今年春天，因为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这两句汉诗，重新翻开了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历史小说《天平之甕》。在作者冲淡、平静的叙述中，与东渡日本弘法的鉴真一行人重逢，浮沉流转于大海与尘世。

鉴真东渡的故事，从历史课本中得来，不过短短几行。在这本薄薄的小小说中得来，恍如经历了好几次不同的人生。然而这种种可能，传达的是同样的坚持。

鉴真大师首次出现，已是小说三分之一处。面对东渡的邀请，众人都沉默了。唯有鉴真坚定地说：“是为了法。即使有森漫沧海隔绝，生命何所惜，大家既然不去，那么我就去。”

誓言掷地有声。此后十余年，鉴真六次东渡，哪怕双目失明，依然矢志不渝。不抱怨，不动摇。最终以六十六岁的高龄抵达日本，除了将中华文化广泛地传给日本人外，还在奈良建设了唐招提寺，播撒智慧。他被日本人尊为“天平之甕”，意为“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”。

书名是“天平之甕”，然而主人公并非鉴真，而是大和上和他的十七名高徒以及四个留学僧。井上靖描绘这组群像，仿佛细绘着成就这时代屋脊的每一片瓦、每一块木材，那些被遗忘的人们。

人生是一场漫长却又短暂的修行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预想的终点，又或者根本没有所谓终点。而成痴成狂，生死流离，各人有各人的



缘法。四个留学僧中，老成坚定的荣睿一心请大唐高僧东渡，最终没能完成心愿，长眠于异国；戒融遍行大唐山川，无处寻踪；玄朗已经还俗，娶妻生子；普照最初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冒险入唐，甚至有犹犹豫豫，可正是他继承了荣睿的志愿，最终陪伴鉴真抵达日本，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僧人。

井上靖写的是鉴真东渡弘法的传奇，却又简净、克制得像是从博物志中截出，有如一口古井。唯一的波澜是那个在大唐抄了一辈子经卷的僧人业行。他将枯瘦的身体埋于经卷之间，希望这些智慧能够在祖国落地生根。然而在风暴之夜，这些经卷落入潮水，消逝于海底。一生的心血，都被海水吞没。仿佛能听到僧人绝望的痛呼，仿佛能见到那不真实的残酷与虚无。

明明是克制的文字，却又是一曲壮阔、深情的颂歌。面对自然的伟力与时光的无情，人是那么渺小。可是唯有人的勇气以及对文明的向往，才能战胜那无边的黑夜。

透过恢弘的历史里那些淡淡的痕迹，我们在小说中与这些僧人同行，击风搏浪，历经种种可能。他们已经远去，然而那份坚持与勇气，战胜了时间与自然，直到今天，仍然鼓舞着我们，择一事，用一生的时间去回答。

丁旭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《轻阅读》责编

我的枕边书·草白

枕边书两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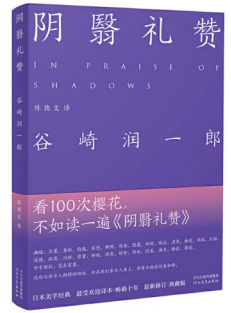
《阴翳礼赞》，谷崎润一郎

日人在审美上向来反感清晰、闪光、一览无余。深幽的居室，微微透光的纸窗、纸拉门，摇曳的烛光或昏暗的灯，木质的地板和家具，阴翳深沉的锡器餐具，以及碗钵内赤褐的汤汁，空气是凝重的静止的，所有这一切无不笼罩在一种幽美、阴翳的气氛之中。

这样的空间不单由物堆积而成。那些朦胧而暗淡的光，那些弥散在物与物之间的暗影，更像是来自精神世界的阴影，似在诉说着无法言说的迷障与苦闷。这样的居室，必然要有“空”的一面，只有“空”才能凝聚和容纳更多。包括让朦胧薄暗的光线斜射进来，包括岁月流逝使得器物表面所添加的尘埃与污垢，包括清理和洁净过程中所出现的对峙、和解，以及最终的融为一体。

一般认为，沟通必须包含着某种意义的语言交换，但在特殊境遇里，似乎什么都不需要。有时候，当我们置身于某处暗淡的光线里，似乎更能看清这个世界，看清那些事物的来路和去向。

谷崎润一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原研哉、隈研吾、黑川雅之等日本设计界翘楚，也带来了深刻的美学



上的启发。

《宠儿》，托妮·莫里森

法国印象派画家亨利·卢梭曾说过，每一次，当他听到一种特殊的，来自“死去太太的声音”时，图都画得特别好。所以，他建议学生们也在听到“这样的声音”时画图。

亨利·卢梭说的是“感觉”，画家应该要在有感觉的时候才动笔。卢梭的感觉来自冥冥之中传来的“声音”，是它们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，让一切作品都流动起来，运转起来，最终活过来。

托妮·莫里森的《宠儿》中，也有一个声音，那是来自过去“鬼魂”的声音，是被母亲杀死的婴孩充满怨恨的声音。正是这个声音的存在，让这部小说充满紧张而诡异的气息，使人感到压抑和不安。死去的“宠儿”纠缠着她的母亲，正如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来自故人、往事的纠缠，那是不可言说的记忆和无法愈合的伤口。

而作家的使命大概就是说出那非说不可的一切。

草白，青年小说家，出版作品《少女与永生》等